

大司馬許少微公八十壽叙 借銜

吾湖寶婺兩峴之間有大老曰東陽許公往以大司馬謝政歸勛庸名德為國宗臣
 隱然繫重於朝野洵北斗以南一人也今上之六年歲在癸酉公壽登八壽蒼海內學
 士大夫鴻流碩老將介壽於公者踵嚙堂下寧不以東南之真氣攸萃國家之禎符
 左驗哉大都侈言公者以公八座上卿六朝元老龍德在淵鳳儀瑞世功成名遂嶮
 居川觀朝政與聞對為山中宰相玄言自命亦稱河上仙公家賢侍養則五馬趨趨
 麟趾奕世則九苞璀璨雖開大莖而色若嬰兒若謂光岳有以獨鐘造物之所偏畀
 也斯皆以世法榮膺遐遇之隆而言耳然未知公之所以厚注重積之匪易也公始
 以進士兩居巖邑有異聲召入為給事中徊翔諫垣多歷年所前後封事積至數萬
 言類皆忠讜剴切中機中權時神宗廣闢言路務於優容而真偽溷淆動以愛憎投
 拾曖昧為名高上頗厭薄簪中十九公壹以婉正篤厚為宗嘗曰人臣期於悟主不
 以危峻為高事功貴在匡時必以精誠斯格每疏入未嘗不稱旨答以溫綸而措之

大司馬

汲古堂集

共 册 存 3 册 排架号 09568

大司馬

朔初社書

舉行也若至端士習請經筵笑倭情酌播事定家宰救部臣齊眾口之難調合群情於既渙氣正論公詞嚴色異善類有所依憑忘者斲其盤志所以全國體消疊萌幹旋於官府之間者則公之苦心微權似豈躡淺能窺其萬一哉薦歷太常納言京兆默持國是綜練王章模楷群工整齊百辟每魯一政靡不瞻舉及巡撫江右總督兩廣其所設施馳電發大而奠安宗社遠而震疊皇極下而噢咻單赤澤或溥於百世惠或覃於四方則公之厚注重積不竭不盈為何如故享其報也則箕疇之五福會昌華封之三祝畢集孰謂其倖致哉且公冲襟搗抑愛士惜才板滯釋紛無所表裸不令人知人亦不易知也某生也晚未及侍公几杖嘗道出江右彼中父老尚能津津道公功烈之偉則公之所被者遠矣敢敬聞公所以疑承於天道如此天之與之巧歷其能竟公之年乎今聖天子求舊於黃髮中無踰公者則必以安車蒲輪迎公於山中以鷹揚保釐之功期公於晚節今以公年揆之太公之百四十召公之百八十公方始壯耳公豈無意於斯世耶南極一星朝北斗請先為公誦之以代勸駕

壽幻由法師序

天台法紐寔微不絕如綫乃一振於百松再振於幽溪法席盛於南戒入門弟子則幻由其上足也是歲十月六日為師五十初度辰文學姜居貞父乞言於余將以為祝師祝予博地凡夫也請以臆說而質之師可乎余聞為佛弟子作人天師其自貴於年者與人之願其年者各有一夫我之自貴於年當自覺知世界如許眾生如許類皆蚩蚩焉貿貿焉攘攘而來偃偃而往而我從何劫中作何因緣得事恒河沙數諸佛植諸善本今得無上利根能荷大法佛日繇我而載明法門繇我而載闢九鼎大呂懸於一絲我之年也道之興衰法之顯晦是繫即此幻身即為道寓故曰載道之器器存則道存固不容委之自棄茲其自貴於年者如此是宜壽夫人之願其年者覺知四大危脆百疾交集忽遇醫王飲以甘露身既安穩病亦霍然又如浮沉大苦海中黑風吹滂飛沫稽天俄有篙師橫流維楫拯入法舫咸得度脫人命刹那賴以蘇息我不自生仁者生我髮失仁者我誰與歸而人之所願其年者如此是宜壽

不然者何取世俗黃馘槁項之老如鹿如麋子婦女孺閭閻親黨聚而捉靈鞠腕上
書考鼓吹等以駭鄰里為耶師自童壯輒有異徵迦陵未覈已其靈者鶩子在懷即
圓慧性及從天台得法宗風弘暢乃於性具一宗繁然大明萬眾資參景附雲集至
於望風改慕百舍重研顯顯叩叩鱗次雜還師為隨根說法法法同歸既退則人人
色喜無不充然若懷如意寶珠而去者是則師之身也繫道繫法為何如師之年也
為眾生利益為何如是舉也庶幾我之所自貴與人之所願者兩無負也吾知其不
為世俗之老而徒受敬於婦孺閭閻也亦明矣誕日始且法侶駢集膝行下風吹大
法螺擊大法鼓始以辯香上供三世諸佛再以辯香起為師祝師乃破顏作而言曰
願以未艾日月與諸佛子勉相進修期抵於彼岸嘆是所謂交相規交相壽者也是
所謂傳佛既燼之燈續法垂絕之紐者也

恒河 佛告波斯匿王我今示汝不滅性汝三歲見恒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
王言至今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髮白面縐其面必定縐於童年觀河之見

有童髻否王言否也佛言汝雖縐而此見精性未嘗縐縐者謂變不縐者非變
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王聞是言歡喜踴躍得未曾有出楞嚴

盧不遠醫種子序

中古風氣日携眾庶囿於風氣中內滑七情外寇六淫瘥扎天殄相尋於前於是神聖隨順燮和製藥著書以瞻來者今試讀其遺言渾靈簡與玄邃精微無論曲學之士即世所稱方聞家窮年不能通其說然而代不乏人若漢之仲景魏之華陀晉之叔和唐之思邈金之二素類能上溯真源深挾道秘參以神悟通會古今廣其未備而推明之可謂和盤托出矣近代族醫悉皆閭方幾不知靈蘭石版鏡經諸書為何物即覽之漫不解問操耳授臆說之方以人為試則世人不獨死於病矣余少多疾醫者遍嘗以寒涼消補諸劑紛若射覆每自指其腹中曰此中已具一部本草惜無應聲蟲耳已深念古之辨髮癭蛤精之類顧其人今可得耶近從友人王明甫偕族孝廉某君同上公車還至武林族某公病謁盧先生診脈病良已已而謂明甫曰君疾已見之形聲問不治將深明甫善酒素壯悍始聞而駭既而曰盧先生洵長者豈以無疾為功者耳越四日果大病眩不知人先生出奇方立起之尋兩蒼頭兒復病

先生曰重者生輕者死皆剋期如其言余聞洒然每沾沾稱說盧先生昨歲仲兒之
武林往謁先生知先生非常人也先生亦素知余寄近刻醫種子一函余流覽卒業
竊嘆曰古神聖已絕之紐尚在人間乎先生淵洽深至固持世之傑而託之於醫者
也客有從旁繙閱曰君亟神盧先生先生烏能神前所論列皆古人所綜結矣必先
生哉余曰子將謂儒者外六經而別求所謂道耶嘗有私發管公明遺書者皆世所
嘗有惟公明得其奧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至若日紀覆餘諸篇盡出神悟懸解之
餘随手箋疏欲試闕先生知不盡於語言盡當索於象外可也余雖老尚期他日訪
先生於明聖湖一飲至人靈氣相與神遊八極之表即不文將擬希有鳥賦以自託
不識先生其許我否

殷徵卿菴蘆稿叙

徵卿武昌人久客荆南與宗侯某鄧石田使遊結龍山社其詩俱南郡作故序盡
用荆南事

殷徵卿少長武昌久游南郡南郡實為江漢之上游有熊之故都也錯奇跡於前聞
列遺蹤於往牒雄風颭至大夫侈賦於蘭臺廣澤平吞子虛誇獵於雲夢矧士風佳
麗今昔為然歌鍾撲地妖冶擬細腰之宮樓閣承雲蹇踞倚章華之數况復地多瀉
老邨接王孫指白水以要盟開朱扉而肅客騰觚授簡依然兔苑之游作賦登高更
締龍山之社君風神真逸藻思菁華白擅五言之長城韻振四聲之正始摘驪珠於
頷下座誦群公奪之簪屢於象中才稱博物縞紵申平生之好歲時紀荆楚之風莫不
氣蔚雲霞音宣金石扶霄霓於象表駢塊北於毫端至若羈旅之章頗多淪落之感
尋羅舍之故宅僅有枯楊探庾信之荒臺鞠為茂草撫昭丘而太息傷去國之仲宣
睇江關而遲徊類哀時之杜甫故節因悲促境與時遷究其抑鬱之懷坎壈之致信

若言情之伯輿渡江之洗馬者矣。哀成緹表謬以示余題曰菰蘆托序首簡感哀歌於下。賴誰不念其同波聞絕調於郢人。昔已稱其寡和矧田仲郡丞寔先京兆軌方屈宋之鄉學。絲荀倚之富威推氣類雅託椒蘭。即東塾傾賞於昌黎中允。僞棕於斐迪茂以過也。嗟呼。白協風騷已入鐘磬之品。情緣婉締無煩為挺之評。聊綴斯言用助嘉嘆云爾。

李珍臺文學七旬序

六籍之教之在天地也。猶日之麗天也。有足者待之而後行。而大易尤為宓姬孔氏之心髓。非縣解斫綫之士。烏能擱然於千百載下。獨挾四聖不傳之微哉。當漢之興也。嬴氏之列。猶有遺燼。時伏生申培公轅固生諸宿儒。年或九十八十餘。皆以經學顯。當世當世人。主始知尊儒術。絀黃老。於是諸儒輩出。而修明之漢之經學。粲然一大明。夫當干戈草昧之際。脫伏生諸人。苟不至八十九十五道之紐。其不絕也。幾希天之欲壽斯文也。則必篤生耆耆之老。以永其傳也。是則天人之際。豈不晰然可觀已乎。當趙宋安因人。文背項相屬。則許忠簡陳文節為之倡。嗣聲明文物表於東海者。代有人焉。茲若珍臺李先生。其嶽嶽者乎。先生天穎高超。風華雋朗。舊為安國鼎族。蓋自高祖泉大王父世。以易學為博士。掌故先生。少不尚為儒生家言。上自經傳子史百家之說。旁及宛委岫嶽之藏。靡不咀吮其華英。發為駢翰光燄。上燭若練霄之劍。又若大江鼓濤。逆走橫擊。莫知水端須臾風止。淵寂激深。雲日鮮潔。文譽日

隆諸生執經函丈者戶外履恒滿先生凝重莊穆士北面請益徐以啟牖若金在鎔如香斯和而又為延掖引翼成人人若挹水於河無不隨量滿足先生七試省闈輒不售人或以為詘而先生邁往之韻豁如也先生教授里中垂四十年及門之士列籍上庠得雋者若而人他而能守師說以應天子他日之籲者而猶程材於鄧林也先生業已久絕進取念時而角巾蠟屐挾所從游曼衍於臯壤泉石間高頌之音若出金石雖南面百城之樂無以踰也今歲冬先生春秋且七十神挺而色澤其機淵然其器凝然屹若山岳而淨若止水也先生門下李君陸君鮑君過予以壽言請余竊謂昔漢庭經學之盛也若丁恭施讐生桓榮輩皆以弟子尉薦見知當守徵為師傳顯融當代今以諸君子之受於師也各得其精可無遺茲行將推明而大用於時異日侍上講幄上必從容問曰若師為誰諸君子雅以先生對上必玄纁加璧以蒲輪徵先生先生松古之力豈後於漢世諸儒哉天且以薦伏生申培公轅固生者壽壽先生在幾四聖之緒復明於聖世其所挾顧不重歟雖然先生深於易者也實抱

龍德體用同澤齊見一致出而事君則用其道以康世入而家居則體其道以淑人矧先生伯子之績學諸孫之韶令足以世紹章平之烈方纍纍也榮壽寧有既乎子以世法祝先生豈足以盡先生耶先生經學之在天壤間其年與天壤等少年大年未足以賴先生也先生聞予言言或能侑以大斗否

徐翁抑所七十壽序

蒙莊氏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夫以有涯之生而心之所與期者非一塗彼造物固靳之而不必訓者其恒也然而如期而獲賴者不可幾也今大邁重熙之會退而就山澤處間曠嚴居而澗飲似若無求於世而或緼袍無表菘藿不糝而窮約得以撓其天是富不可與幾也富矣而或不必習於先王之風洽於詩書之教禽鹿視由漠若面牆是學不可與幾也學矣而或冠於陰陽之惠中道天閔不盡天年是壽不可與幾也壽矣而或嗣息不令蒸嘗靡託是後不可與幾也之斯數者皆生人所不能兼吾浸假以尻為馬環而游於城中顧嚶嚶總總而能都其全者不數數見也今吾里得一人焉則徐翁其人是已君世居楓林清華之隩削壁列屏迴溪縵帶有其地矣君世業故饒間受辛文之策一操奇贏業日益拓素封與都君等有共資矣君先世代有聞人尊公東郊先生聚書千卷於樓居日夕吟諷其上一時標舉籍籍諸名公間君克紹先緒而昭明之間著篇章雋清瀏聲中金石有其學矣君髮宣

而色澤步捷而精韜登眺遊曠濟勝之具矯如也有其年矣丈夫子五人瑇琳奕立
或持家秉或業公車而孝謹之懿斤斤乎萬石家風有其後矣凡君之所有則余曩
所謂有涯之難期而造物之所靳者咸備於躬則君之所取盈於天能都其全足稱
完人者矣是則君之年未可以巧歷計也余嘗規君曰君之年長矣盍詔諸子權子
母而息之以逸吾老可也君曰吾土瘠土也先公以勞處厥後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吾敢以自逸乎雖然去吾鄉十里而遠故多仙靈窟宅若大若赤水之墟洞壑觀深
昔陶通明託以著書朱孺子飛昇處也金膏水碧赤箭青芝往往而在外而雁蕩天
台金庭蓋竹皆吾邑僻處間物子曩約吾為汗漫游久之弗果而子窮年矻矻叢諸陳
篇蝨魚其中將死是以為逸乎倘子惠然從我共脩禽白故事我不難去妻子如脫
履耳玄霜紺雪莫或過之何愁年之不引而與天壤俱歟耶因相與駭然大笑時有
徐生從旁而請曰是月十日為君覽揆辰幸錄是言以為左契可也遂投副墨以為
君壽

九滌稿序

七閩高山濯濯如奔驥渴虹飲於大海鬱而逆行騰擲飛舞削而銳拔者為峰為
嶂峭壑而宵冥者為谷為洞衣之以鴻濛之木故以太始之雲而飛瀑澄潭相與映
帶然後至奇出焉仙宗佛子椽而有之武夷天姥而外則九滌為之長九滌卓詭淵
邃尤為幽玄乃其靈靈彩翠瑞靄積符鈔之無窮翕而愈出蔚為人文後先標令而
吾李公叔土君侯實產於茲特鐘秀異幻清風慧羽泮泌噴之神鋒雄思鴻裁並麗
白華之仙藻加以采勝洞天細書石室瑤函瑤笈之編三疊八琅之韻吸丹景而凌
無倪漱紫映而超有象錯綜名理勃窳禪那雖齋之三昧之章罪什十喻之旨連舌
吐艷於金函芝味流聲於琳札茂以過也至於述覽憑吊行旅寄贈之作外足於境
內足於情古質則親晉分鑣新治則齊梁陪乘絕句歌行五七言律駢駢乎駕開元
貞元之間已古文則北征宋真龍飛玉華諸記九鯉天馬二閣諸疏體物之妙獨運
神機宣述覽於毫穎抒玄暢於赫蹠載吟載諷則真賞盈襟如置身而徑造冥心遠

寄如涉趣以偕遊至若締構之會語忽神來以據巖巖下臨萬壑虹泉電射雷木虛
吟亦豹玄熊之帶率而嬉擾也其中紀事有類爾雅者有類西京雜記者有類景純
之註山海而誌其誕者有類道元之著水經而誌其蔓者總之精博閱深所謂合之
則帝網交光離之則摩危孤朗者矣侯既雄長於秋林而復精鍊於走道前此載星
而不給此則迎及而有餘自公多暇手不停披乃於境內名山更輯仙巖新志茲皆
能更所未達而侯修述而不廢也白少負勝情老惟塊處懸想閭壤靈區乃於德遊
彌篤亦以吾家德公顯化地也今幸獲讀茲篇恍臻斯境每於清夜圍遊琴往送以
流月飛雲如逝下風觀我九僊公於祭上則依佈武夷天姥子寓華設幔亭而為曾
孫之宴一席儼然未散也故不辭而樂為之引

許洵王母王女六十壽叙

今歲孟秋之六日是為許母王安人及者設悅長孝廉劉君陳君詣而請曰吾友洵
玉許君母氏屆初度敢徵子祭酒之辭用以佐觴余曰唯唯我聞西母婉嫗所居崑
崙之圃閭風之苑玉樓瑤宇環以翠水而世之女真登畧者悉隸焉吾烏知安人夙
世非書名寶籙著乎願復其始請以為安人壽劉君進曰大哉註自仙史願詞近誕
吾聞安人貞靖婉嫗秉道執禮戒且偕夫子上堂問寒燠其旨脫退而後食時主蒸
禴日主饗殮教主脩賢族主輯雍婦道章矣夫子早世安人稱未亡人飾無簪珥御
無綺紈以禮義敬恭自持居恒雖不言神仙吐納事無足以壽安人也唯子更端余
曰舉世所稱壽者必曰如日月如山川如岡陵松柏以其經天之若日月也紀地之
若山川也特立之若岡陵葆年之若松柏也時而為百谷王為五岳長為受命獨也
正則齒彌增而福彌厚馴而至於大齊以至千齡亦猶是已請為安人壽陳生進曰
博哉繹而自風人歎詞近偕吾聞安人徽柔謙挹每有以自下即皇媪電婦與之鈞

禮無或先焉迪訓諸子必肫肫曰毋納於邪毋僞於儀雁行避影循牆而趨女儀備矣及洵玉備弟子員安人色喜曰小子異時出而事君其權輿於茲乎惟孝惟忠而父志也聞嘗北嚮再拜若曰一人有慶吾無敢忘伊耆氏之祝也顧安人寧能安於自祝乎茲無足以壽安人也惟子更端余曰吾將飾以紫翠之上尊汎以玉露之名耐鼎和之雉之羹俎列緞胎之醴玉井之藹如舡度索之挑如斗綺席既張笙簧迭奏請以為安人壽而生進曰安人起自清約唯儉是師而不掩豆衣必屢潮肥脂致孝於鬼神圓方益數於賓客而外無所事於侈也茲無足以壽安人惟子更端余乃愴然而起抗音而為集雲陽江之歌歌曰集雲之峨峨兮胎雲於腹天發其藏兮雲不待族需為靈澤兮以膏九域伯也温温兮洵美如玉為國之植兮昇爾弗猷母氏聖善兮永偕多福際陽之兮其流泱泱上有高梧兮煦於朝陽風將三維兮和鳴錚錚為國上瑞兮九苞其章猗母之澤兮伊彼靈長男爾維祺兮壽考無疆歌竟兩君復進曰夫善頌者莫如詩敢不備次其音以授伯子以薦於安人

為醫者黃居士刻感應篇序

玉京中禁書若老君清淨玉皇心印虛皇四十九章諸經深示道祕密扶真宗是為登晨梯仙之靈詮也至若感應篇一白乃太上慈悲下土蚩蚩之氓強弱相肉機智相傾恣造惡業充滿世間冤敵相尋胥陷多辟譬汲水輪循環無已故其所說罪福報應之際若印印泥如範範物言言懇至徹髓徹心俾令覺者森然毛竦泐然汗下若警戶忽驚於迅雷玄夜俄燦於慈月也審能而行之則三彭無得而索廢東華由斯而薦福疇非登晨梯仙之要路哉安陽黃君以醫術著好道如真捐資重刻而同里胡薛二君感躍樂助願言廣之善信流布無窮嗟乎君以醫活人其技固神能令死者之立起未能令惡者之遷善是舉也其為錫疾弭疴功倍斯萬立躋道果真耶耳白敬薰沐聊引其端以助讚嘆

旨道經借為卷帙之卷真誥所謂多耶卷卷從省文也碧虛子以此字印篇字又說郭以一卷為一頁或云音周任亞索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多開則多

字似非平聲又古丘切音樛集韻弓名諸說未知孰是此文所用却作卷字刻那猶言頃刻也

羅浮林懷玉七言歌行序

七言古風自永徽貞觀以還四傑輩稍草六朝之靡流暢富麗音節淵亮寢及燕許諸公微汰華縟約歸於雅而未臻其大至太白子美頓挫抑揚沉鬱悲壯恍惚幽玄不主一體若古選則有格調可尋近體則有聲律可擬即稍短於才者可勉而至唯歌行神音變幻不可方物闔闢錯綜轉換飛動之法非學淺才薄者所能遊其藩也懷玉林君少籍諸生雅好聲詩之道乃於歌行特有專嗜他體不恒作以其才藻闒瞻寂寞短章無足展其奔放之技也手錄一編以示余且屬余序余讀之泱泱乎正始之音也顧不自滿假若有望余以請蓋者余謂君所居羅浮永寧之趾昔謝靈之所游瞻處也君覽其抄下榻大江遠瞰東海當其長風蕩瀟擊石排山波濤鞞鞞龍掀舞吾詩得之而雄拔煙雲出沒陰雨晦冥市墟蜃閣帆戛貝宮吾詩得之而窅渺至若乾端坤倪日月相望金銀參錯珊瑚的皪恍若雲君川后游戲於紫雲翠氣之上吾詩得之而神奇大都古人文章借助於江山乞靈於造物者皆是公能體之

進而上之則縱橫變化將與李杜分路揚鑿未知孰軒孰輕疇得而制其肘耶林君
惛然曰先生命我哉不敢不勉遂錄以弁於首簡

海鶴仙蹤卷序贈童鶴齋七十

天啟改元辛酉赤城童君鶴齋七十初度東甌諸君子夙習於君者咸賦詩為壽金
生國榮哀而成帙詣余徵序余題其端曰海鶴仙蹤曰何居乎丹丘生曰夫天地數
凝妙有之氣結而為山融而為川惟異人會其流峙之趣通於天而賅於物於中有
倫焉有生焉有靈鑄焉自然出焉為之踏蹠為之四顧體其精微以致於人以佐造
物所不足然後扶其靈秀以排塵氛資其神明以益吾生若然者於道其有幾乎童
君往嘗過我矣余覽其目蒿然若稽也其神蕭然若疾也少選叩之獵縷高論上聖
二儀下及適甲發辰無不淹洽盡棄根極至理已與之撰杖萬山之顛君輒賈勇
濟勝指顧數百里若蛙武間又能析其去來順逆之情浮沉吞吐之用無不脗合前
哲妙契環中君蓋內守其氣不滑於外則余始以蒿然蕭然窺君者君其示我以杜
德機乎余之不能盡君如此君於書多所漁獵而尤深於彤家言昔嘗覽羸粮涉淮泗
之墟載歷金陵震澤討其疑聚包絡之故充乎若有得也又聞會稽故多鴻雋家鏡

異書乃復想禹穴陟秦望登雲門一時名流相與上下其論議日益聞所未聞業蓋
廣絲遂留十餘載而後返已而每歲必一過吾甌吾甌之士皆樂與之遊君雖隱於
堪輿乎而宅心淳厚雅尚玄素跡其所持論必先求人於吾固有之天而後從之以
地又是豈今之駕技邀藉者可同日語耶余嘗竊論彼造物者以栽培傾覆之柄寓
於人人且操其予奪之權用以濟其自利之私適足為造物愚也若童君也者特執
其券而印之造物而已即造物亦孰能而違之乎至若貞不絕俗善無近名可以全
生可以引年久視之道也其壽其可既乎是則曩所謂體其精微以效於人資其神
明以益吾生則君其人哉金君欣然請錄其言登之首簡

林可任太史感應篇叙

昔田氏有言禍福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夫有常運人有常經常運未及則人治
之於是乎爵於朝戮於市播於大誥鑄於刑書常經未章則天治之於是乎翼於無
形呵於無聲錫奪其實基延縮其壽夫人之為治也顯而易知天之為治也幽而不
爽是則天人感召之理皆可觀已人心多辟險於山川種性既殊造作自異至若太
上一編廣攝不遺密察無漏業緣種種及彌留之際悉現目中儼然怵然可思哉其
言報應之符如識田種子乃至悲愍詔戒痛切批篤豈非高真之醫珠藥王之風寶
也乎林可任太史靈根夙植時方奉太夫人諱鷄骨文未居壘室手錄此編附以梓
童帝君訓及了凡善壽錄蓮池護生文爰付鈔氏以廣流通茲其羽翼世教願力深
重為何如也嗚呼清淨妙明人人本具性海一漚結為晦昧一日之間滄轉六趣如
獵人罟師方以焚林竭澤為能誰肯懺悔中輟乎不至身滅種誅不已也可勝痛哉
噫使人人能持此篇清旦洗滌智不殫於注金形畢呈於鑑水勘覈真言披露已過

自寡以至於無則登真入道之階無捷於此矣何虞三姑之置喙九華之校錄乎余
願與四天下信受奉行上以報四恩下不負於可任可也

江廬言志編叙

詩昌於唐而格律音調亦備於唐唐自貞觀開元大歷以至貞元開成繼初而盛繼
盛而晚才情風致可得而言或以稷卨高華清蘄瀏亮稱工或以幽玄冲淡刻峭暢
達為質人從類聚格與時遷不無沿習未能超乎範圍之外也至若獨創孤詣惟拾
遺與昌黎為能自具手眼自闢堂奧自立鑰鑰自命古今之光新風雨之冥晦高峻
之於嶠岳也浩渺之於江河也幽怪之於鬼神也環宮之於海藏也悲愴之於放臣
嫠婦也即集有累篇僅句累句僅字並存也昌黎規模少遜矯矯咄咄措詞古奧用
韻奇崢巖曼乎惟陳言之是去之二公者如獅子出林游行無侶自茲已降代不乏
才不免徂於沿習未能自解法縛常嚴吳給事朗公先生神秀岳鍾動骨天挺自外
司直入典諫垣獨立朝端白簡霜肅糾劾權姦痾切時事發憤披陳危言過激致觸
逆鱗下逮詔獄往勇用壯之氣百折不回九死靡改公邃於易深得明夷之貞乎及
荷聖恩放還田里偃仰江廬杜門掃軌江聲撼枕江月窺牀宜觀靜思覽花鳥開

謝草木之榮悴世尚之變更民生之休戚潮汐之往來盈虛感慨交膺壹以詩發之
哀而成什題曰江廬言志編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未嘗言言人所不敢言獄中樂
府直趨騷雅古體不為漢魏自成漢魏近體不為三唐自成三唐間有累篇僅句並
存也瑕不掩瑜獨以真至懇到為主不踐陳跡不拾牙慧篇篇獨創語語孤詣蓋余
嘗謂拾遺不流寓於川蜀昌黎不貶謫於潮陽安得據其坎壈以極其要眇變化之
態耶是則公之繫請室也寔天欲鍊其才以昌此道耳必傳異疑余每撫茲編輒
三嘆或以為知言或以為偏嗜或以為獻諛余何置辨才載之下請矣君山

秋水堂集序

上海王公椒丘先生秋水堂集成眉公陳聘君公已加評次為之序將授諸梓人復
以序屬余余竊謂聲詩之業迥薄千秋規撫萬象孰能役物非役於物隨其所遇緯
彼萬有之情景物靡常感寓互異馳神今古與日月而常新運思方輿等風雲而迭
變馮高邀覽則海岳赴其神期探勝別幽則煙霞資其玄賞寒來無盡杼柚何窮獨
濬靈心歸於寸管體物要眇之致能千載而下讀之者如見其人如歷其境如聆言
論風旨諧謔笑談聚首於一堂之上豈若今人專務模擬剽拾傍人籬壁之下乞殘
膏沾沾以風雅自命者哉雖然亦必總於人品之超邁雅興才合相與提衡以成其
千秋耳譬之劍鏗厚地則寶氣燭天珠媚重淵則靈暉皓夜豈非本質瓊瑤溢為芒
皎爛焉不可掩耶公早領高冠高步執圜顧其人英爽閎烈動師古人內交傾天下
士而尤喜急人之困有鄭當時郭元振風今試讀其詩歌也連高華曠遠悲壯不蘄
古法而架瓊森嚴不襲近調而瀉音亮節當其興至不假冥搜銜口而出水到渠成

馳籟合語諸體則備於贈答應酬語清境則工於締搆宣寫語豈眇則山林洞壑
况與神謀語交遊則高流名士宛爾目接莫不直吐胸臆獨憶性靈不斤斤於泥古
我自為古者也信大品與才合相與提衡以成其千秋豈模擬剽拾之夫竭蹶望其
後塵乎公宦績尤為奇卓往寄黃巖道值淨上巨寇竊發東南震動公獨以城垣久
圯為憂請之當路獨任其責戴星沐雨訖於成功民生安堵不知經費年出乃公俸
入也及調繁臨海歲當大侵人皆以土為食公擇五達之所各設粥廠以舖饑者計
所活無慮數千萬人居恒約躬利物不留遺餘故所在尸祝則又循吏文苑合為一
人余未暇臚述時評其論著者如此

西爽齋集序

昔揚子雲稱相如賦神化所至不從人間來一經一緯包括天地則詩與賦顧非迴
簿千秋凌鏢百氏綜覈名物未易遊其藩也夫以太白天才神逸猶假林棲十稔下
惟稟精而後橫絕當代今人朝事吾伊夕希撰結齶撮啖餘剝剝餘剝剝然欲據
執苑尤席徒茲自欺而已鄭君可貞石隱陽湖之上閉戶讀書垂二十年銜漱群籍
旁攻大書久之腹笥既奧意象益融發為詩文標勝撮奇深詣獨創未嘗以一語寄
人籟無下故文成一家詩具眾體類皆精鍊新警慧情幽玄當其運思沉摯凡若拘
株以雪車水柱為清寒以月脇天心為神巧風則清暢高操幽貞乃與李興項君雅
協隱志連衡對宇余家亦僅隔數十百武余每相遇可貞必先澆濁醪次擲菜甲相
與箕踞長泉問清言竟日僊僊乎世外之致余每笑曰此事事可傳入高士逸民第
世之良吏如蔚宗士安輩耳可貞尤耐居貧環堵晏如蓬藜飽糗若終身焉比以金
吾鄭次公聘書三至次公為左司馬昆崙公仲子也淵博善辭令夙與可貞有車笠

之盟可負強起一應之瀕行以所著題曰西爽齋稿命余曰曹臨淄有言後世誰復
相知定吾文者子盍為我序其大都余曰往太白初至長安賀知章一見絕嘆以謫
仙人呼之一日名滿天下君其請俟今之賀監余言無足以為重君也雖然余曩者
成言矣乃追論列於首簡

雉園存稿序

文章之道昔人以為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似豈驟淺膚受者能游其善哉故學士宗
工鋪張駿烈光贊鴻猷辭命詔令其在館閣有如此者鋒鏖却廟載筆祠祝辭酌典
禮洽和神人具秩宗有如此者諱論忠言極誠獻納直婉切其在諫臣有如此者
磨盾飛書立馬草檄登壇檄成其在軍旅有如此者能賦可以為大夫音聲可以通
政事序記論議賦頌歌謠要皆本之六籍引而推之莫不神驅九有妙集眾神闡發
性靈標舉興寄談何容易耶比讀雉園存稿乃知學有兼長才能獨運卓為必傳之
業雉園稿者為今亦成郡伯少南傳公之所著也公敏悟絕倫少侍先大夫宦邸輒
意歷下瑯琊所著述已銳意為古文辭綜覽淹貫藻思全涌意之所造下筆總纒數
言電掣颺馳直抒胸臆而銓叙起伏開闔頓挫神奇間發如渴驥奔泉迅濤出峽蹀
躞齋雲曾必觸石不必句櫛先秦字莫高漢而渾噩之氣亭亭獨上至若有韻之文
古選冲真歌行豪宕五七言近體高華閑麗紀律森嚴氣骨沈雄直詣唐奧無一語

逗落貞元以後也及出守赤城時海外蠢動益修武事俄海門悍卒鼓亂人情
洶洶公達權應變擐甲登埤操縱若神傳檄立定乃簡選中黃士若而人擇材官隸
中堅以統之屹然海上長城也或言武事之不張係文心之不足審是則中興之
運左右經緯之用足以憲萬邦庶幾籍公一大振乎前此典郡者則有二華譚公東
橋顧公譚以武功顯顧以風雅顯二公皆錄赤城守尉至公孤公寔兼有其長吳日
以高第徵入迴翔廊廟高文大冊常有進於是者昔者我友木叔陳君嘗以公集見
示白少篤此道迨至白首而黥淺膚受猶然故吾烏能游公之藩為公前驅耶近所
善盧生函示全稿亟言公每齒及孤庶中人俾敘一語敢論列如此不識以為知言
否

司理澹菴賀公榮擢北司城叙

往海上盜艦燭與三省撫軍奉詔會勦時西蜀喻公檄下以經略屬公公集諸將前
後斬馘納降英謀石畫悉出公囊底遺智公嘗一騎深詣賊艦收其妻孥器仗時賊
常霖林露及觀望公示以威信諾聲雷動江水起立左右皆竦然毛豎公指搗自若
也余嘗私為紀畧謂公膽壯智圓類張忠定韓維圭識者避之比僅得量移內擢或
曰今上登雋無方以公之權度機神足當大任宜速不次庶展符采得無用違其才
乎曰此正足以仰窺神聖之概也國家屢葉邠治幾三百年晏安既久四方蠢動神
臯之下在內寧無權理輕使左道探丸之釁在外寧無干紀借名陰遺飛刃之虞所
謂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茲其時也以公威名令行禁止故借徑司城一洗輦轂之塵
內救外寧之舉特屬之公耳息以六月然後處之侍從論思之地豈非神理之微權
乎昔漢宣帝起自潛邸具悉三輔原摺豪宗以及巨熱盤結為民疾苦故假趙子都
張子高諸人破柱出奸發輶擗伏燔其菴數斂其窟穴京兆大治遂成中興之烈乃

知馭世英主作用同一揆也夫忠定稚圭亦臨州郡以典台衡豈非公之前茅也哉
公自臨池以來政聲砢礪未易臆述居恒廉潔自好鍾離之珠子罕之玉唯以不相
參涉而尤以仁心為質多所平反惠字子民樂育髦士一出至誠下不忍欺於茲行
也至不能具資斧郡城以及文武將吏皆建祠肖像必事之前此未有非德澤纒纒
浸漬之深嗜能爾耶白受知有素不容無言敘述厥畧系以三詩至若百世維休之
澤乃於靖海之烈為獨詳云

施天治楚遊詩序

曩余社兄施君天治有楚之役歸哀紀游一冊題曰杜若編間以示余余喜其才致
濬發情興境會五蕉去燕屬對天成漸近自然歸之流暢所謂能駕難狀之境宛在
目前獨含不盡之趣寄之言表得無傷艷質而實駸駸乎揚鑿開元大歷而駕貞
元元和之上矣職方稱楚為最廣以其藪澤之鉅麗草木之紛葩雲物之變幻氣之
剽勁風之雌雄參衡江漢之浩博融峙蔚為人文始以屈左徒罹讒見放厥有離騷
而宋玉景差輩相與引翼激發傷其抱忠自沉鴻藻繼作其旨實眇悲憤卒為辭賦
之宗後人或以楚風善怨不問時之宏隆輒相眈效繫楸侘傺頽頽之致以為屈氏
優孟何氣不寒而瘁無疾而呻吟者耶古者大史采詩以觀民俗時之治忽政之得
失聲音之盛衰可考而知也今天治幸際聖明虛己而游以漢沔沅湘為陂池以廬
郢雲夢為苑囿水嬉舳舻山行藍筍懷人吊古挾異探竒飲其清華宣於楮穎被以
金石凜以風神既無憂畏譏議之虞又無王程使節之責所至名卿擁篲豪賢投綵

豈不爵躍汗漫之游哉故其佇興裁揆成出性靈清兼風雅體備風人能為屈宋不
為屈宋也者天冶少當舞象已擅雕龍昔燕及覽西山諸草類皆靡麗綺合珠聯今
復歛華就實還於正始以彼其年日方禺中富有日新窮奇極變余不能測其所底
茲姑序其楚游者如此

鄒靜長岳伯落手吟序

南戒盡處外際大海萬山東馳距海逆走龍掀鵬怒躍而上下環而內拓鬱為台屬
兩山分奠兩郡云福庭洞戶奇詭萬狀蓋自威音以來使有此山山不能自言其奇
必假手大人其音始著山與文人兩相值猶水與風之相遭冷風而漪飄風而濤颯
而鼓盪稽天沃雲而天地之至文出焉則今之岳伯靜長子夫子之記台鵬者是已
子夫子豹冠彩纓英年領郡文掩淵雲之聲學綜儒貯之博比以臬長飭兵赤城提
衡將吏衽席單赤隱若擬百度惟貞問為台鵬之游大言小言哀而成快題曰落
手吟用蘇長公詩中語也山民受讀領其運思雄奇橫空徑度上絕雲霓下憑霄霓
則得之華頃之屢巖石梁之峻絕也抒境混茫淵濤滄渺玄龍弄珠神魚出舞則得
之鴈湖之沈洋石門之澹池也寄興超遙命意道拔諧音鏗句挾藻巨麗亭亭手平
霞天柱之孤鶩嶺嶺之礧礧靈臺之蕭爽龍漱鼻之天矯變幻而莫窺其倪也危材
與博則靈巖之瑰琦畢萃巧集眾神也至若禪機宗趣遊戲神通悅與愛山閱丘祀

手瓊臺之間幽情逸韻又若真遇仙姝煙鬢舞低游泗客尚於桃源之渚也一時同
遊鉅公英彦更唱迭和莫不矚目竚聽風聲裂雲石仙才天遊哉昔長公嘗遊廬山
有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夫身固於山不能盡山面目固也今有
至人焉騰而上者中天而止下臨衆山若積蘇明可縵昧無遊形一一供吾駐使
受吾驢韉所謂化工在手按指發光者非耶我聞至人能超世而能宰世不固於世
故也子夫子現宰官身具大人相方以文章勛業為世津梁今國步未夷民多昏墊
時運文運隱有懷山襄陵之嗟子夫子不難出五指輪扶持世道庶幾載奏平成之
績異時更發玄夷金簡之文藏之名山請以台雁為峭嶮之副焉則何如

王聞修學憲重刻唐宋八大家序

修辭家曷嘗不以六經為的哉蓋道寓於文而後章文固緯道之物也六經皆文也
而文體盛衰世道之盛隆繫焉故君子負救世之責者則亦以文之弊馬是憂然有
其意而無其位雖命令甚力而率不能挽天下壹軌於正孰從任其咎者東吳王公
聞修先生高峙孰林深窺道秘粹白淵冲輒精獨詣往奉灑書督學全楚楚數澤能
麗士產其間故多瑰琦秀異之雋顧才之奔放不難於奇詭而能程於古昔壹軌於
正者固未易易也公乃以嘗所選古文瀾刻示多士以為修古之的已復進多士而
詔之曰文之體裁矯矯正大暢達則無踰於唐宋八大家者并付梓人某屬在下吏
復預校讐之役竊歎曰夫文至唐浸淫六代靡靡極矣而昌黎擢焉標一幟上擬孟
子憂憂乎務陳言之是去而柳柳州抱抱鼓以應之氣運大昌遂駕秦漢之城壁者
推明其功直配平成之烈下迨有宋復沿五代陋習虛糜後踵韓氏起唯以翼經衛
道為己任大放厥詞當時翕然尊稱之曰歐陽子今之韓子也已而南豐眉山臨川

諸子相與狎盟壇坫而後卒無以嗣其響者若韓子力溯八代上下垂千年而始振
久則不能無弊殆其弊也而歐陽氏復起以振之斯文之運待人而興不其然乎自
宋迄明興幾三百年矣扶衰起弊提衡命令之柄舍公其誰哉楚材多愛駕絕塵而
公示之艱影無有不就銜檠而運於大道也顧以文治日熙熙寫內寧無感聲氣而
應之者耶文運世運由斯一昌其雖不致敢不終幾焉夫天下士以觀化成

真率會序

羅大經有云自昔士之間居野處必有同志同道之侶相與往還者以自樂也若靖
節之下南村少陵之居錦里是已而繹思古人之所嘉尚未有無類聚以應之者故
有出世之友東林諸賢依歸淵匠味道餐處同錄淨業邈乎不可尚已繼之則香山
白傅如滿之浮亦其庶幾是為世出世間法也山陽作者七人徂來號曰六逸以彼
其人類皆高世瑰琦之才不幸適逢典午陽九會天寶多難之時駭機潛伏若有芝
焚蕙歎之慮故不得不洗滌於酒用以自全消其憂生之嗟耳是託焉以逃者也余
真率會中預者凡九君竊幸同時同里生值休明之朝齒尊者大耋次則望七既明
而聰聰杖晚而嚙遠山行蠟屐水游刺舟折簡如期擊鮮命酒有非珍異禮辭辭哥
月下花前水邊林際街口無嚙嚙之諱放情饒閒適之娛詩以取言飲唯隨量可謂
極人外之歡忘標人間之逸軌矣夫元卿開徑僅引二仲以同遊啟期行歌強稱三
樂以自射較之今日之所得不亦多乎雖然日往不居河清難俟吾輩高情遠寄固

自迥出於常流而密語潛修尚未問途於安養願以楠景之光兼結蓮花之社則東
林法席香山高風遠非千載同在一時度不至當面蹉過也讌會諸什諸君有詩有
序有跋今復綴數語於末簡并用以自勗云

柯茂倩歌宜室集序

余少孤露年十六七輒能操筆為詩歌刻燭累千餘言淋漓自喜所稱畏友者則必
歸之茂倩茂倩鬚鬢負絕世之姿天慧夙成時里中諸子集為詩社茂倩間出一篇
奇語輒驚人余每為之心折退然自廢余既自傷去職失職徒託詩酒洗滌以自
豪適足取譏流俗乃為書規切以抵茂倩若謂居今之世不從制科肄業以自媒即
抱屈宋淵雲之才莫以達世難矣以君之才亦將託詩酒以為豪耶且母氏在堂顧
非祿養無以佐太夫人歡茂倩憬然悟即下帷覃精時義而義輒工每試冠多士時
大梁劉公以侍御史出守東甌雅好士引君為上賓政暇則賦詩為樂嗣晉江陳公
寵禮尤異敦請入郡閣命二子北面受經時時為太夫人具甘膳君日有餘卷以十
五課經義十三修古文辭部使者與郡守相有所撰結必得君言而後稱善君屢赴
轅闈輒罷歸今且貢澤宮駸駸及艾矣乃寢其前後所著詩若文將授劄氏函以示
余曰昔人有言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使吾不矻矻窮年作老博士庸詎知

不與子齊軫並馳角逐中原以割千秋之聲乎冀規我我能受子之規而不能僅子之望今所就止是子幸為我序之予卒業樂府渾贊清道上遊漢魏以逮六季間記時事綜以古辭居然太上風謠古選整栗清蔚出入黃初永徽之際純如也歌行近體豪蕩奔放高華麗絕句翩翩風致置之青蓮江寧未易甲乙古賦則潘陸之亞雜著取材既博摛藻特精固已苞括眾美力追作者之奧已余精日銷亡所著不逮茂倩遠甚則退然自斂如故也頃全上闕門攬雋超格用人君抱素蘊入對大廷金馬石渠之烈若取諸寄昔公孫弘以晚晚遇主而身都御相矧君年力方壯持梁騭肥茲其時也若然則余請得為鄒長倩交書寄以為君規竊附古人窮文之誼君將無脫粟以餉故人耶茂倩為韜然遂錄其語以為引

壽郭總兵初度并頌陸昌平都督加太子少保新銜序

國朝文皇帝肇建燕都形勢磅礴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負其南居庸控其北內跨中原外拓朔漠建瓴天下洵萬世不拔洪基也顧河嶽翰靈運自旁溢則三輔畿甸滲漉所被振世英傑實鐘焉世邁靈龜之會為帝心膺則今督府宮保郭公其人也公挺生瀛海命世鴻濩弱冠服世官礪礪有大志神鋒倚爽意氣沈雄乃於珠鉉玉帳秘書以及葦辰風角孤虛之學無不嚼飯其精而握其要始以薊鎮提調起家荐歷河南山西山東諸重鎮或分間司或參戎事羽翬所指樹勳赫然已晉京城諸職前凡五政勳烈益著隱然身佩安危為國膽核虎臣矣曩兩浙島夷假擾外連閩粵帆檣飄忽剽鹵四出軍書押至所在震動上為軫念謂非藉公威稜弗能滅也乃授節鉞特以元戎填撫之公甫至或謂國家西北備虜東南防夷騎射弋船形情各異公久鎮塞垣水戰咸非所素習也公下車環眺要險巡行列郡集諸將領而言曰夫舟不利涉輿佩壺同士不精練與駐市人同兵不犀利甲不堅縵與徒手袒裼同

已乃下所轄諸要地示以機宜遂勇壯督軍寔飭蘭鈞繕戰艦凡語馳千里響應
全浙提封暫若股掌之上履跋之下也於是將士用命人人思摩勵以自效故每有
賊警輒迎擊執無不望風摧破者蓋先後執訊俘馘不可以數計殘寇悉咋指進
海外所部悉平是歲陽月十有四日為公攬揆初度辰適奉詔拜昌平大都督特加
太子少保瀕海將吏既喜公之大拜而又惜公之去浙若撤我覆溫處參戎褚君某
乃介余戚金盤飲戎雅君某以余昔與公從事汾晉繼而周旋螢轂下相得其懽也
乃走使旅幣徵言於余以為祝余竊謂舉世所稱最壽歷千百禩而煌煌燁燁者則
莫若丹書稽辭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與夫銘指洛之山封狼居之石刊五熟之查
紀銅柱之標崇勳茂烈炳烺簡冊上垂日月永託不朽斯可尚已茲非振世英傑之
能事哉長生久眎孰有過於是耶公昔提一旅而馴致上將勳華之階錫賚之典上
溯累世闕闕焜燿莫之與埒也今北門鎖鑰復以屬公矧近依天壽昌平陵園在焉
列聖衣冠之所出遊地也非公重臣何以營皇極衛帝席若昔公家汾陽出入將相身

在中書二十四考令聞芳徽與唐終始千載而下流芬趾美捨公其誰哉異時增封
胙土傳之來裔施於無窮所謂歷千百禩而煌煌燁燁者皆公之年也

三部經演序

橫陽鄭允之先生少以淵穎與博之資嶽嶽諸文學中屢躋棘闈中歲以掌故乞一
趨於藝於書多所采綜類皆嘉言現行足秉道軌物有裨於風物者也他若裨官談
說輒棄去以為野狐之誕日滋祖龍之灰久燼此物汗牛馬吾安用哉舊從長安郊
中得太一真人三字經僅六言一曰忍二曰方便三曰依本分慷慨曰此太上微言
而寓於庸寔三教之總持也從塵情最痛切處扎錐第七心浮氣粗鮮不以庸而
忽之者忽則不入欲其體認力行以臻於道階難矣於是得集群書闡明經旨每部
各銓四義彙系以古今善敗之事命曰三部經演出以示余若杭醒之冷風喚執之
存寔也余為足之以言曰彼以橫加我以理折狂談燎原過空則歇演辱辱物無妄
取黷貨殫身禍福之判義利攸分演忍貪水以致禍奪能戕性不見所欲惟以正勝
演忍慾君子欲訥吉人寡辭磨燒三絨辰也吾師演忍口天以方便樹牧牧民由幾
由溺若瘴在身演居官方以示臬便以通情各得其所始自家庭演居家舉一切世

問求不得留捨所難捨是曰無我演涉世一切含靈咸具我性以調御方各全正命
演及物鬼瞰高明聖成雕峻居高者危惟道是潤演第宅服御之原分予有數恣欲
不衷終遠神慈演衣食衆庶馮生各授厥職過計妄求祇詒伊戚演生計畫成出示
余余卒業竊嘆曰真人作大醫王憫世受病最深處提一要語語近旨遠信所謂三
歲孩子說得出八十老翁行不得政坐不知服此藥耳讀允之此演洵若名家醫案
既證之已往之驗令人按方對症隨悟隨愈豈非國手衛生經哉夫以國手而淹寒
瘴用違其才不無不遇之慨雖然使此書行海內令人人無瘥札大瘡之患則所濟
之仁廣與賢相增不遇真慨

呂元輝北游集序

昆陽當宋季則有太學林德陽先生以詩倡東南先生宋之遺臣故其所感忠憤佗
際紉思則極九歌之悲激取格則體三唐之委婉越三百餘年則有吾友元輝呂君
接武而興若旦暮遇之也元輝弱冠游太學聲藉藉於六館間家本素封心遊物表
不以溫蠶嬰懷乃於邑之東偏構微瑣閣挂葛嶺於簷樑浮湖光於几席釣磯曲廊
出沒點綴於煙波中元輝日下惟雋飯醇酎發為篇章類皆瞻對玄暢清真境與趣
融物随心會妙詣閒元大曆之興以吉劉駕部業已為序而傳之通都茲北遊集則
元輝以今上改元之歲浪棧北征憑軾金陵以達燕邸登高吊古感慨興懷一以寓
之篇咏不無勃鬱穿騷慷慨悲歌之氣譬若四時之序春華秋實相擅於前景以時
遷聲亦係之者矣夫元輝生當休明之代含毫揆藻亦足以備柏梁登歌之副顧時
無揚意遂令咫尺天門不得一發明主凌雲之嘆識者或惜其才而傷其遇雖然當
漢方事匈奴式輸財助邊卒能副致公孤顯名當世及至封禪終以不文見貶今

以元輝眇之直一貫鑿子耳然元輝篇具在未能上邇至若氣扶風霜音諧金石與德陽分路揚鑠未易軒輊則元輝所得不已多乎余固不能窺元輝謬為元輝所推敢為論列如此不識元輝以為然否

謝君采先生移漢學諭序

始余竊覽風雅之業輒私心趨焉富內稱修辭家無論通都即越在疏邊無不人神曠也蓋雅聞有君采先生以文雄於黔時君采久在諸生藉雖以奇見挫乎而於古文辭益有聲久之以貢澤宮就銓得司訓太平太平故福岨台郡之高邑也君性豪暢似儻而為措人寒儉態反携孳僮之官走數千里所經吳楚地鴻生韻士聞公至輒為具供張日選勝徵詩為高會淹期而後發反抵解索中洗如矣解故漱下就地公復請貸稍為飭治傍列圖書雜藝花木風規洒然時進諸孝秀相與披折經術繼袁衡雅士矍然向風公夙有龍門之目標譽藉甚一時甌越探觚士引脰東鄉趾相錯於戶外公為治酒揚抗風雅登臺窮日夜其寥廓散朗之致高寄物表忘其四壁徒立也太平介在天台雁蕩間山水靈奇公樓經多暇間挾勝流撰杖冥探至若絕壑危峯高衲異人所不能捫討者公悉窮其詭異發於詩聲累日忘返人意公三十年名士即不上典石渠金馬亦宜列在文學侍從之班今以一掌故置之寂寞

之瀆不無牢騷佻傥之感公道然自託曰天以桐柏蓋竹靈墟委羽之天為謝生湯沐何論三旌九列哉讀其語益爽邁巖峯若躡天梯下眺大海初日浴金雲霞蕩瀟令人神飛魄褫不可正眎乃趣授梓人梓成凡若干卷識者以謂得之山川之助公廉潔自將及辭攝之日一蒼頭奴持去時故篋朽如也咸屬目擬尉為異等尋皆以事引去刻憤不竟上僅以常資移滇南諭諸衿佩士交積先幣乞言於余以祖其行余撫然而嘆曰夫文章政術匪二致也然並舉贖給顧材有所弗能兼脫並舉矣而遇或厄之故殷璠有云高才無貴仕公幹偃仰於文學明遠淪落於參軍太冲淹遲於記室能無發我千古之慨哉君采文章始不論即其一揮劇邑皆有燭炮名國家以資東人如東濕即有特達之知無能超次俾以自見嗟乎玄龍不甯於兔豈黃鸝不投於雉醫非一朝夕或天欲易公之言復以滇雲俾公公行矣照蒼溟海金馬碧鷄之靈得無色喜奏公之左右以伺於後乎雖然宣城青山永嘉石門至今繳人以重彼雷轟若若者亦復何為公試問之公家靈運玄暉亦足以自慰已

環果園集古序

集古之體出自淵闕滄綜之餘溢為淋漓技藝兩遊戲執林中以自喜如里儂之弄凡丈人之承烟非胸函萬卷氣吞萬夫者未易辦也其始起於石曼卿王介甫嗣後戴天錫沈履德亦善此伎聞皆有鏤板行於世余舊從白門收藏家訪購不可得殊為快快蓋集之難較之作者不啻什百何則作則命意佇思與象歸併於一路集則旁蒐逖覽氣韻拘窮於萬殊我復古則足以發其所自得古圖我則不能以舒其欲言然非機圓而樞運主己而奴人安能合搭於無縫聚散以成裘者乎甚矣集之之難也余友劉起貞從長安邸歸手一笥以示余則新昌呂季教先生環果園集古之什也起貞言先生鴻裁短挾足可銜官命騷此特渤海消流香林一瓣耳余莞几三諷顧其屬對精切渾命自然集乎古於毫端列百氏於堂下指攜顧盼赴節諧音無不如志其動也神其合也天天不違而神若先告之寧非弄丸承蜩之絕技矣乎余恨不見王右軍沈集為何如想其圓轉湊泊之妙必不能外是而起也彥余快快

者環果園一編也三款之餘聊為論列如此請并質之長公恒吉

本草乘雅序

夫時當叔季罷馭之會聖賢性命之學日就晦蝕人心溺於詭隨衰辟之習蕩瀆顛
躓莫之能返天必假之豪傑為之維挽倡率鼓舞而給明之以復其始固亦剝復闢
闢之機不容已焉耳而况醫藥上古神聖開物成務遊覽八極環眎黔黎真若一體
閔其所以害生者傷瘡疔大閱存錄於是炎帝軒皇繼世宰物味草木之滋察六
氣立五運洞性命絕陰陽上法天和中順歲氣下盡物宜用之者備第素難靈樞詮
理古奧草木圖經程材林總竅士寡昧無所參承歷代醫師若鬼史區而師皇文執手
崔文子封君達遺言禁方不少鮮見秦之術論漢之樓護淳于意張仲景以至兩晉
六季唐宋金元以還代不乏人各有論著顧地有南北寒熱之殊稟有血脈虛實之
異貴能隨俗為變各適其宜近代妄庸恣行胸臆指人之腹以為試方之壑蕩瀆顛
隳晦蝕日甚於是武林盧不遠先生眾厥嗣子錫君擢焉心輿致力性命之學旁及
醫書學上承列聖之緒闡隱微倡明絕學如日中天則眉山蘇氏所謂天之所以與

我者似豈偶然疇非間代異人振古豪傑哉先生貫洛淵閱於書無所不闚上自六經以及百氏時與尊宿游歲禪那者述甚富他若日紀覆餘類皆冥合豈適發古人所未發往余神締心師每欲羸三月糧訪先生於明聖湖遊風問道先生仙歸而大道隱至今以為千古恨端比子繇過余永嘉永嘉以疾迎侯者有摩穀擊君蹶而應之日曷不違注藥立起者相屬君所撰結富日新間出示余瘵瘡論既徵序本草乘雅浩瀚沈洋音驚而其言若河漢之無極也昔劉宋齊熙父子以醫道孤行人之神也以為後無來者矧君家學淵源體仁凝命博綜兼融發皇於道裂世衰之后其有補於世也夥顧余之為引也其直以却疇文哉

王母虞太孺人九十壽序 借銜

往先大夫嘗司教安國矣安國為東甌屬邑也不穀昔以省親至悉彼風土山川之清美而獲交境內賢士大夫雅習其族之著者則東山王氏為宋大儒儒志先生後厥嗣代興彬彬秩秩如也蔚為東海世家云居久之則微聞王有母壽登大耋而是歲其伯子廷秀以恩選賓於澤官季子以鄉薦魁於浙榜設帳之辰捷書文至今長具平酒薦紳具羔雁父老宗長之子弟者藉於堂皇上祝眉壽以介觴下慶賢書以致幣吉祥止止駢集一門無不豐言之侈為東南盛事越明年季子成進士是為乙丑計今復十年所矣今夏甌鄉紳生石季君寓書走使幣以王太孺人九十壽言請其言曰太孺人嘗出虞氏寔春姻家廷秘母氏也自孺人之歸太翁震崗公恪修嫡職上事尊章中贊夫子祀禱蘋蘩因弗蠲潔王故素封所遊皆鴻流碩老歲時燕享圓方充溢咸出孺人手自調餼璫而筮鑪出入靡不精辨臧僮典耕獲奴典織嬾殆女紅子治經史朝夕靡暇不弛於教蓋其勤勤類如此自震崗歿世孺人力持外政

垂數十年及廷秘釋褐推澤為姑蘇司理將飭駟車奉母官邸及曰姑蘇為江右望
郡訟獄繁滋強宗大惡未易以三尺按也爾所持者刑柄情法比詳必也平亭明允
庶兩無憾爾母即茹菽飲水有餘適矣矣以鼎食為也蓋廷秘異才也機鑑精明斷
獄詳敏苑情積牒迎刃挺解而又仁心為質多所平反無何而神明之治煥煥冠三
吳已太孺人以丁卯歲拜恩綸璣珥翟第僅一再御輒篋之而御制布如恒時也及
廷秘攝篆郡邑身兼數器無弗瞻擊至若平兒軍漕歲省米數千石民間藉以存活
者無慮百餘家先後直指廉其治郡狀薦剡以數上將備內徵尋以持正忤當路旨
遂杖傳歸太孺人逆謂之曰孺子試於政上不負當宇下不負元元士民之德之也
且俎豆爾於賢人之間爾母茹菽飲水有餘榮矣寧以得失介介哉於是廷秘於子
舍得精於養時伯氏廷秀亦不就選人與季依依膝下孺人慊於志無所不怡愉神
若加玉駿若加翼諸孫數輩咸籍諸生嚮慕離從球琳璀璨而宴娛以娛太母廷秘
亦曰昔摩一官不遑將母微擠我昔顧北堂若斯樂也彼擠我者適為德於我也比

奉新命理瀛海太孺人教舍人治裝趨之曰第違發無遲遲也爾昔奉職能於官竟
奪於譖久不釋然於士論今上明爾無罪莫收滯池之效即踴躍恐後豈以老人為
念重貞德竟耶廷秘辭不獲免擬先期治觴為太孺人壽不泆者敢邀華衮用以藉
手惟君其圖之不穀讀竟洒然異之曰賢者母也夫臣道子道等耳君急臣則臣不
敢宥命以后君母詔子則子不敢徇恩以違母命匪窮忠之盛也顯親揚名孝莫
大焉持此以事天治人錫類天下長年永譽不可既也是母是子其篤於道也審哉
語曰敬老為其近於吾親也不穀藉此以復李君風木之感悻悻係之矣

孫子幹越吟草序

吾黨孫大室先生弱齡治制科業負雋異聲鴻藻鋒穎之談若可攝千百步之外讀之令人人自廢屢試省棘輒報罷間有先先生鳴者咸以前躡去華為媿為之扼腕不自得乃先生益發憤於五經外盡紬異書逸興靡所不淹綜馭為古文賦沉雄雋朗凌轡三唐而軼晉魏踰壯賓於王庭流覽上都登高吊古感事興懷一發於詩及詢選人司鐸於越先生喟然曰昔子長上會稽探禹穴或謂得遊之助而况余奄有大越環百里內長川大谷皆效靈吾几席之下寧有不足吾所耶及之越郡諸名士橫經談藝暇共相討究委石墮奎簡玉書之藏間尋孔山蘭亭諸勝皆被之詞章縱金長石與千岩萬壑競秀爭奇庚午之役以學使者薦入闈格於博士真乙榜以先生東箭之勁可洞七札而貫重鎧乃竟絀於魯縞使政治神物不賞於風胡夷光絕代不登於響牒豈非千古之慨哉夫古者攬俊之門闢蒐賢之塗廣士不以一枝名比衡以科目士不繇斯而登即才可授天法必程古固無可而託足也然先生神凝

氣足頓轡騷雅之場為目既久使之得時而駕雍容侍從之班頽仰論思之地高天
大冊淹不傷毫飛檄勒銘捷可摩肩豈不足以輔啟昌明之代而乃淹於掌故浮沉
下寮寧不重可惜耶昔君家明復教授泰山而相國富公苑公友為於朝講幄賜緋
遂極師儒之選茲當聖主右文章宰執翹材之日寧無泣血相明獨任其責者乎余
姑序其大都且幾幾以竢之耳

郡司馬黃彤華公祖榮養還豫章序

借銜

昔王逸少出守東甌兼銜右軍錫以鹵簿鼓蓋車服用章郡守寔兼將帥之職方國
有事於觀兵而守得以專征龍其不若迨國朝世廟肅皇宇之季海上倭擾上以海
防之任則專屬之郡副提衡武事張皇國威而關營諸將領悉隸焉比薄海以外承
平日久文武將吏輕裘緩帶雍容樽俎惟春秋二汎董振水陸已耳歲在壬申吾郡
司馬闕頗難其人司銓者以江右黃大夫彤華公推擇是職時大夫方署九江教事
將期及瓜以侍養子金頃迫於簡書馳驅就道甫下車閱數月而海寇磨集列艦百
餘艘直抵關下聲勢甚張檄書告至大夫召諸將領禡身擗節獵纓慷慨以語諸將
曰昔人有言親在此身未敢以許人此非有人臣之責者之謂也某不佞謬以守土
之臣業已致身第下身非吾身矣今封疆之責安危夷險公等共之今日欲以身體
髮膚還之所受其可得耶於是投袂而起盱衡四顧遂搗兩甄而出一軍震疊莊氣
百倍莫不洗濯思奮蓋大夫忠誠激發足以感動有衆若斯之效也至若授石畫珠

死戰以全永昌僅則出百萬生靈於危險之頃已而鼓其餘勁或撲飛雲之方熾或
解磐石之重圍則大夫之籌畫勞苦之功居多識者以謂微大夫之在事其灼爛決
裂當何如耶賊鋒甫戢而議功者不加紀錄而讓譙爰至大夫聞而喜曰日者焦勞
戮力行間期無忝我職守耳寧有他覲哉我尊人在堂踰者望臺日幾幾唯我是憂
今而後可據陟岵不違之懷而徵惠言者得昕夕媿膝下吾志其獲遂哉乃戒舍人
治歸裝已而士民卧轍而撫院留檄亦至附注誅韜之長聲詣戟門信人無從脂牽
大夫乃強起眎軍書如異時踰歲而海氛清廓疆圉敷寧大夫乃以暇日好為諸生
論說經義旁及古文辭以開拓其志慮庸贊其悟門而要歸本於六經六行士皆瞿
然向風又復延見老更隱逸折節下之間有冤抑亟為昭雪若決潰壅四封之內煦
煦熙熙無不沾大夫之膏澤者今歲首夏始予其請得遂歸養之樂舍姻人某等素
辱大夫橄礪之教者不能釋然於懷迺走使徵言於余以為贈余幸託寧守而復稔
其家世固當有言也王子曰蓋大夫之於出處之際抑何折旋而中於道也當其出

則奉職不有其躬處則奉身還於所受武以憲邦文以迪士惠以養民急則為國以
忘家緩則移忠以致孝臣道于道庶幾兩無負哉雖然大夫雅抱經濟之畧世豈終
舍大夫哉余嘗過大夫之里深知大公大母康勝善飯雖百齋弗啻也他時玄纁在
門大夫寧能恕然以衡上命乎余知大夫有道者也則必有以處之矣余辭淺焉足
以知之姑函牘以應其請并用質之於大夫

陳國美九十壽序

藍橋陳翁國美先生昔當大耋之年諸姻友將徵言合樂為翁壽翁矍然堅辭曰老人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奚以文繡我土木為也謹謝客今日越十年所而翁開九十矣於是三黨之父老子弟聚族而謀曰里有大老為我著鏡有而弗報是為倍德昔者不得其請今無事我請矣乃介孝廉陳君閔序於余余曰翁異人也其於道也幾矣翁歷六朝襮經三世平視時局之變幻流俗之浮瀉物情之向背若四時之序相嬗於前而翁淵穆之天湛如鬢髮不侍馬肝之拭也筋力不事熊經之引也造物不得而圍之六沴不得而冠之其不受變於代謝之治凝固有如此者翁自積纖致鉅比於封君文綺輕縞寒暑之適靡弗具也列筵常珍甘脆之養靡弗周也翁皆却而弗御布裘蔬食如故華衮若享大牢不漁變季之色不聆絲竹之音耳目口體其不受於縲縛纖縷復貞敦素有如此近習日卑無論華族鉅人即灑削膏腴復狃之微渺不以別稱者以翁之齒則有餘尊以翁之享則有餘貴翁皆退焉弗居自壯

迨老乃獨以字孤行即舉世無能以一名名翁者其不受變於第靡之習含章盡躍
有如此昔皇甫玄晏之傳高士也先以無名者為尚若蒲衣子披裘石戶之農之倫
是已奚翁之似之也余故曰翁異人也其於道也幾矣雖然翁若閭馬弗章乎然而
以身為教諸子孫曾皆才而賢顧不足以見翁耶翁甫勝冠兩尊人輒棄養處諸兄
弟分甘絕少與內君某安人相莊如賓偶之旁邑不戒於火安人抱木主出自烈燄
中翁歸問先祀之主固無恙交相處幸長物不計也蓋翁篤於孝友之概可類推矣
長嗣批鱗世修一德斤斤佩嚴訓惟謹董修文廟則見契於當道捐困賑匱則流惠
於鄉閭二孫文學蔚為國器曾孫競爽傑若瑶林四世一堂重光趾美昔中古養老
之儀人主親授几杖就而乞言軌近茲典闕而不講今上聿修三代禮樂行且禮揚
幽仄安車輜輪以有道徵翁詎能以昔之堅辭懷以辭明詔耶陳君以余為知言遂
籍之以先康爵

王昭采先生刊證道歌序

永嘉真覺大師從真丹南成盡頭處其正法眼藏獨揭心宗其語言三昧透契迦文
微密之旨時與大鑿甌粵自立彼極離文之符我具無師之智事同一家了無差別
觀其觀面颯馳電掣如出匣步光直欲一呼吸乾曹溪向非鑿老堅堅脊梁幾乎塵
尾倒持矣說者以為大師借徑曹溪而後了澈又云學於天官皆非篤論善哉馬師
所謂大師心儀智者則天宮乃其千字之師神締黃梅而曹溪元為傾蓋之友深得
之耳然法嗣寥寥遠遜南宗豈大師遽示入滅抑門庭孤峻學者望風如天之不可
梯耶顧法源潛行已數百年至吾黨三三子方事疏濬而頭陀山中法席儼然鐘簾
如故真沒法中一段奇事也證道一歌尤為真截古德往往引示禪人以為指南既
註家惟舒州琪公最稱詳核盡掃支離之習吾鄉王昭采先生捐資授梓用廣流通
殊勝舉也蓋西天諸祖類多利利貴種王氏為吾鄉冠宗而先生世席相鼎之享獨
能擺落紛華清齋奉律所謂福慧雙修悲智兩運豈非佛祖所記劫淨名之分身乎

不慧喜與忙會敬序首簡且深慶吾永嘉之慧歎日熾云

悅

公

國

溫河